

中财 B0023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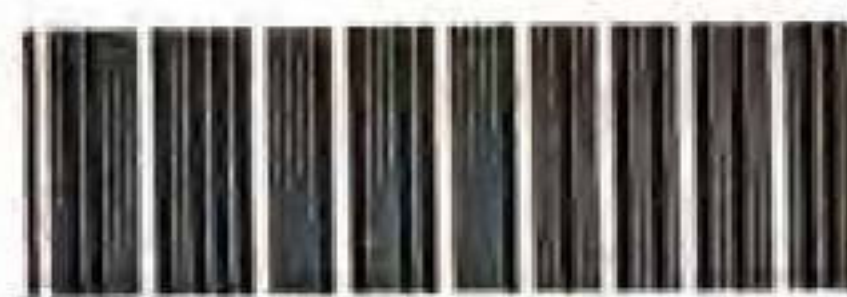
#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新知文库 53

中央财经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36324



436324

山本七平著

莽景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译者的话

由本书的书名，读者也许会立刻想到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确，这部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名著，深刻而富有启发性，以致任何后来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都不能不明显地或潜在地受其影响。山本七平这本《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在研究方法上几乎完全遵循韦伯的启示，这从本书关于日本文化背景中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精神结构与社会结构、世俗意义上的宗教性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等诸多论述中已表现出来，尽管本书仅仅在一处直接提到马克斯·韦伯的名字。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设，即：任何事业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无形的精

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这一假设的具体化，韦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基督教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这种新教伦理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贯穿在世俗职业中，“它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且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如果韦伯的假设及其验证是现实的和正确的，那么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问题就不在于日本社会文化背景中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亲和关系，而在于在新教文化圈以外的东方一隅能否自然地产生一种原生形态的资本主义及其精神驱动力。虽然今天的日本至少在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方面确实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习惯上已被当做西方世界的一员，但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是明治维新后大胆的日本人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本书作者从德川时代特别是这一时代崛起的商人文化中追寻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这难免使人产生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果真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页。

存在导致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吗？它缘何产生？究竟什么是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它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差别在哪里？译者虽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愿意与读者共同探讨之。

假定在日本传统文化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构成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诸要素中，是哪种要素直接构成了促进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的精神气质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这种要素是单纯的、与其它要素无关的，实际上它更可能是多种舶来的要素在日本本土发生变异后形成的混合型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几乎没有人否认日本是一个属于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因此考察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改造的儒教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成为一个最诱人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他说：“如果人们承认对同一个《圣经》的不同解释，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中培育出相异的民族精神，并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那么，应该说这种理论不仅应用

于西方时肯定正确，在应用于东方时也肯定正确。” 他认为日本的儒教是非常不同于中国的儒教的，日本的儒教开始时与中国的儒教信奉同样的准则，但由于对这些准则的不同解释，结果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民族精神。它和日本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种把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主要归结为儒教影响，进而在以变异了的儒教为核心的日本民族精神中寻找促进日本现代化的因素的研究极具价值，今后也仍将是一个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不过，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试图在纯粹的日本文化要素中发现促进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力量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心态或民族性格。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性质。本书把构成促进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精神气质（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归结为德川时代崛起的商人文化中的某些观念，如勤勉、敬业、自制、节俭等。这些观念构成了某种不含私欲的经济合理性和世俗意义上的宗教性伦理。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山本七平把直接构成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要素的纯粹性归因于德川时代的特殊性。他认为“德川时代，既不像明治时期模仿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模仿美国那样，是一个模仿的时代；也不像古代日本那样，是一个仅以中国为典范的时代，就其并不进行模仿这一点而言，德川时代是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必须自己认真地思考，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在不断的摸索中建立新的秩序。”这种看法的背景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兴起的“德川时代热”。不只一个学者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也许日本人在为获得成功而欣喜之余，又对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的崩溃和现代化造成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趋同感到惆怅，所以才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使自己的失落感消融在德川时代的回忆中。在很多学者的心目中，德川时代不再是明治维新前最后一个停滞不前的封建时代，而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带有前现代鲜明个性的时代。日本立教大学教授西山千明说：“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期间，虽然一个位于极东的岛国和另一个位于极西的岛国远隔重洋，但日本和英国一样，学者辈出，他们创造出了与大陆传统迥然不同的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这是一个光辉的时代。” 这里流露出一种寻找纯粹的日本文化要素的热情，尽管这种评价本身也许有失偏颇。不过，在日本历史中，德川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期，“参觐交代”制度使城市不断膨胀，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达，刺激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地位；领地自治而不需向幕府交纳任何赋税，则使地方经济繁荣，教育普及，增强了藩的经济实力，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人文化的崛起，并形成了铃木正三—石田梅岩—布施松翁—镰田柳泓这一商人思想的谱系。不可忽视的是，一种促进民族文化形成的隔离机制在这一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德川幕府于1633~1639年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到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将军强迫日本开国，日本历经220年的闭关锁国时代，虽然孤立状态经常造成一般意义上的停滞，却有助于在封闭的环境里形成纯粹的日本

西山千明：《第四选择》，日本PHP研究所1982年版，第272页。

德川时代幕府将军为控制诸侯而制定的一项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诸侯每隔一年要在江户居住一年以侍奉将军，并把他们的家眷留在那里，作为永久的人质。

文化要素，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舶来的要素犹如洪流一般灌进这个容量有限的岛国。但是，正如美国最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在评论这一时期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远未因孤立而变成一个静止的社会，它依然能够进行重大的变革，正如后来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所出色地表现出来那样。”因此，从德川时代提取纯粹的日本文化要素，并把它和带来明治维新这样重大变革以及促进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直接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的。

以上译者不揣浅陋试图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考的背景，其中也暗含了译者对本书的评价。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透过日本人惯用的那种细腻而松散的论证方式，会感到“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东方气息，从而引起对东方民族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与变革的思索。

本书作者山本七平是日本著名的自由评论家，1921年出生于东京，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1942年毕业于青山学院，在即将到一

家船舶公司就职的时候应征入伍，在菲律宾战场与美军作战，一直到1945年成为美军的战俘。以后他脱离了军队，1958年创设了一家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出版社，出版与圣经有关的书籍。1970年他刊行了《日本人与犹太人》，这是一本富有新意的比较文化学著作，引起轰动，他因此而名声大噪。除此之外，他还著有《某一异常体验者的偏见》、《日本的商人》等书，并发表了大量社会评论文章。《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初版于1980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一本畅销书，以后不断再版，本书就是根据1984年第20版译出的。

本书原文颇为艰涩，作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议论也往往使人感到难以捉摸，加上书中大量采用文言形式的日本思想史文献，这些都增加了翻译的困难。译者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这里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本书原有副标题《日本人为什么忘我地工作》，为了书名的简约明快起见，没有附加到书名之后；另外，考虑到一些日本固有名称和过长的口语化句子不易理解，为了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译者根据原文的意思对部分章节标题做了改动，对大部分文中小标题则重新拟定。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国勋博士、辽宁大学外语系日本专家澄田学先生、辽宁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高辉女士的关心、鼓励和帮助；为本书在中国出版，还得到了日本八千代国际大学教授山岸猛先生及其夫人山岸妙子女士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莽 景 石

1989年5月13日于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的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 .....	1
1、无形的原则 .....	1
2、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 .....	28
3、契约社会与协商社会 .....	58
第二章 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源流 .....	82
1、缔造日本的二位思想家 .....	82
2、禅与经济动物 .....	108
3、神学与心学 .....	131
第三章 藩的遗产与现代日本 .....	157
1、资本的逻辑与武士的逻辑 .....	157
2、日本资本主义的优点与缺点 .....	188
3、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传统长存 .....	204

# 第一章 日本的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

## 1、无形的原则

### 问题的缘起

当今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譬如说“资本主义”一词，当把它像标签一样贴出之后，人们就规定所有贴上标签的对象都具有了和“资本主义”一词的定义相同的内容。

于是，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消失了。这样一来，通用于美国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和研究成果以及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等等，全都通用于日本了。然而，它们果真是通用的吗？

我曾参加过一个人们簇拥着某一著名经济学家而坐的会议。然而，在听他讲演的过程中，我却产生了一种多少有点奇异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似乎正在对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于日本的虚构的对象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提出了他的政策主

张。

问题是，在他头脑里描绘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不存在于日本，存在于日本的全然是别的什么。如果确是这样，他只能就存在于他头脑里的虚构的对象提出他的政策主张。现实的日本无视这些，而是以某种“无形的原则”运行着。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无形的原则”呢？疑团不断涌起，我便冒昧地向他问道：

“我是一家名叫山本书店的出版社的主人，即中小企业主中的一个，我的交易对象同样都是中小企业，其中被称为大代销店的经销公司就是最大的企业了，即便是它们，经销总额也不及综合商社的九牛一毛。在这样的天地里，只能让我感到您所说的是和我们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如果还有其它中小企业主在座，我想他们会和我有同感，虽然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失礼。我听说日本企业总数的95%以上是中小企业，在那里工作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85%。因此，即便假定您所论述的对象存在于日本，也仅仅和5%的大企业以及在那里工作的15%的从业人员有关。在论述日本经济的时候，无视其全体的95%和85%，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是一位雄辩家。我以为随之而来的会是他激烈的反驳，然而他沉默无语，过了很长时间，最后才突然说道：“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质问也许有些不合时宜。座席上进行的是一种智慧的博弈，破坏了博弈的前提则是失礼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冷场，难堪的沉默笼罩了会场。

片刻之后，与会者中的一人，好像打圆场似地说：“不错，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只占5%和15%，但是，既然这些大企业左右着整个日本经济，其余的也就尽在论述之中了。”意思是经济学家的讲演并非是对虚构对象的空谈。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继而说道：“诚然如此。但是，如果您说的是事实，并且大企业 and 中小企业以不同的原则运行的话，那么，我们中小企业在和大型企业交易的时候，就好像和外国公司打交道那样，必定会产生混乱。虽然中小企业多是委托加工企业，但和母公司交易的时候，决不会产生和外国公司打交道那样的混乱。因此，就其内在方面而言，我不认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以不同的原则运行的。”

又是冷场。我深知，在日本必须谦恭有礼，忌

讳不分场合地使人扫兴。但是，我既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也不是有意向讲演者发难，决不是。我不过想知道日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遵循着同一“无形的原则”这一现实的规范而已。

## 传统与现代

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确遍布于世界，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外在形式相同则内在本质相同这种看法正确吗？

譬如，像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那样，把华侨资本主义世界与新教伦理联系在一起会怎样呢？也许有些滑稽。他们自有他们的实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伦理，所以，“新教伦理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命题，除了证明二者无关外，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想发现华侨社会的“无形的原则”，就必须探索“中国的传统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中东也同样如此，我多少知道一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土著资本家的情况，这些还完全不为日本所知。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当然与欧美、日本大相径庭，也不同于华侨。从我们的标准来看，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这种差异并不奇怪。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

传统的社会结构，它们以和人们的精神结构相应的形式运动着，那里存在着不同的原则。不同社会里的公司也是这样，虽然形式同为资本主义企业，但各自的内情却完全不同。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所谓“无形的原则”，对外部来说确实是无形的，但在内部则是不言而喻的，它毫无隐瞒地、公开地贯彻着自身。

然而，这一点在日本却多少有点微妙。正如前面谈到的，如果不以“中国的传统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观点来探索华侨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如果不以“日本的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观点来把握日本社会是不会发现其“无形的原则”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在日本，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似乎这也成了某种“无形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的情景。当然，在探讨问题这一意义上，这种会议是必要的。但是，除非贯穿于日本社会的“无形的原则”得到清楚的解释，否则必然无法了解现实，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前提条件是明确究竟什么是“无形的原则”？

当然，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问题。譬如，的确可以输入议会制度，但

却不能输入议员和选民。所以，由此形成的议会没有起到和输出国的议会同样的机能作用并不意外，指责它没有起到同样的机能作用，是一件连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作为证明，只要看一下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就足够了，十四五岁的孩子会漂亮地论证他的观点，使你没有反驳的余地。但是，千百遍地重复这种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进行论证的孩子本身的行动也是遵循“无形的原则”的。问题在于，以舶来的标准对其余的一切横加指责，而不知对自己因循“无形的原则”的作法反躬自问，这也是“无形的原则”之一。

本书不准备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它们应当留在别处解决。本书的主题是探索经济领域里的“无形的原则”。作为基本材料，我们一开始就把中小企业提出来，是因为中小企业属于这样的世界，那里始终贯穿着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说明的经济原则，它具有某种合理性，如果对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将没有立身之地。当然，我也是这一世界里的一员，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半生，至今仍身在其中。我既不是局外的旁观者，也不是中小企业评论家。从我自己来看，被冠以“评论家”这一奇妙的头衔，是我五十岁以后的事情。在此